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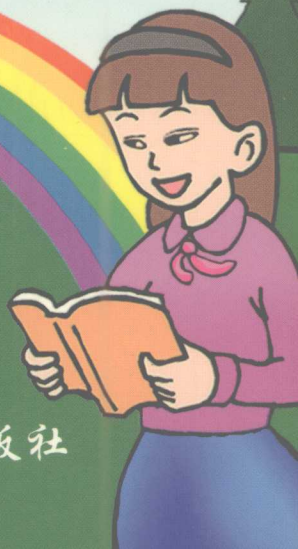
校园

读书活动 指导

7

阅读方略

六书



中国档案出版社

校园读书活动指导

——阅读方略

六 书 编

中国档案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建平

封面设计/孙 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校园读书活动指导 / 六书编.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4.1

ISBN 7-80166-392-6

I. 校... II. 六... III. ①中学生—读书方法②小学生—读书方法 IV. G63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1548 号

校 园 读 书 活 动 指 导

XIAOYUAN DUSHU HUODONG ZHIDAO

编著/六 书

出版/中国档案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1 号)

发行/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787 × 1092 1/32

印张/39.875

字数/700 千字

版次/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166-392-6/G·116

定价/94.90 元(全 11 册)



目 录

一、书是什么	(1)
二、读书活动方案	(3)
1. 读书要有选择性	(3)
2. 带着目的进行读书	(3)
3. 读自己感兴趣的书	(5)
4. 选择经典的书去读	(7)
5. 读书要循序渐进	(9)
三、课外阅读的教育意义	(17)
四、课外阅读策略	(19)
1. 有益身心原则	(23)
2. 文字规范原则	(23)
3. 联系实际原则	(24)
4. 心理适应原则	(24)
五、指导学生选择课外读物	(29)
1. 关于思想修养的阅读	(29)
2. 关于文学修养的阅读	(30)
3. 配合课堂教学的阅读	(31)
4. 结合兴趣的课外阅读	(31)
六、指导学生将自学的内容读活	(33)
1. 报纸的阅读	(37)
2. 杂志的阅读	(39)
3. 小说与诗歌的阅读	(41)



4. 阅读方法的科学性	(47)
七、指导学生掌握课外阅读的方法	(51)
1. 怎样指导学生阅读论文	(53)
2. 怎样指导学生阅读诗歌	(58)
3. 怎样指导学生阅读戏剧文学	(61)
4. 怎样指导学生阅读散文	(66)
5. 怎样指导学生阅读小说	(71)
6. 怎样指导学生阅读三种常见的文体	(78)
八、指导学生开展阅读后的活动	(83)



一、书是什么

辞书对书的解释是：装订成册的著作。本书所讲的书还包括报纸、刊物等读物。应怎样具体理解书的内涵呢？人们曾有许多富有启发性的精辟论述。如书是阳光，书是雨露，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些对书的生动的描述，几乎随处可见，人所共知。但是，对书的内涵阐述得更明确晓畅的莫过于现代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了。叶老在《书·读书》一文中说道：“书是什么？这好像是个愚问，其实应当问。书是人类经验的仓库。这样回答好像太简单了，其实也够了。如果人类没有经验，世界上不会有书。人类为了有经验，为了要把经验保存起来，才创造字，才制作书写工具，才发明印刷术，于是世界上有了叫做‘书’的那种东西。历史书，是人类历代生活下来的经验。地理书，是人类对于所居的地球的经验。物理化学书，是人类研究自然原理和物质变化的经验。生物博物书，是人类了解生命现象和动植诸物的经验。——说不尽许多，不再说下去了。把某一类书集拢来，就是人类某一类经验的总仓库。把所有的书集拢来，就是人类所有经验的总仓库。”（《叶圣陶教育文集》第2卷）可见，书的主要功能是记录人类生产、生活的斗争经验；有了书，人类的知识、前辈的经验才得以大量地、系统地流传下来，使后辈能够在前辈的知识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前行。恩格斯说：人类“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而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也离不开



文字“应用于文献记录”而形成的各类书籍的功劳。由此可见,书作为人类知识、经验的仓库,还是传递人类文明、推动社会进步的活的阶梯,而这种“活”的主导和灵魂就在于后辈人对书的解读水平和程度了。因此,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分子,我们这一代人也有承前启后、读书继承的责任了。

二、读书活动方案

1. 读书要有选择性

既然读书如以上所述这样重要,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读书,具备读书能力,掌握读书方法,以便提高读书效果。

但是,由于读书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劳动,它具有很强的个性特点,不同的人由于思维方法、文化基础以及阅历修养等的不同,其读书的方式方法、能力水平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我们这里只能谈一些基本的方法和原则,供大家借鉴或参考。

凡做事都要讲个原则,读书也一样。原则,就是基本法则,就读书而言,就是读书的基本规范。

现代教育科学研究表明,高素质的人才做事应有高度的自主性、选择性和创新性。作为成才的主要途径之一的读书活动,当然也不例外。面对浩如烟海的书籍,我们从何下手,怎样来读呢?这首先就需要选择。

2. 带着目的进行读书

选择的第一依据,就是读书的目的性。人生短暂,精力有限,要做一番事业,就要有目的地求一方学问,绝不可盲目从事。这是很多成功者的经验之谈。歌德说过:“你得随时当心不要分散精力,要设法集中精力。30年前我如果懂得这个道



理,我的创造成就完全不同。”(《歌德谈话录》)大哲学家黑格尔更做过这样的补充:“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他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限制自己。反之,那些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而终归于失败。”(《小逻辑》)

如果说这里针对的还不仅仅是读书的话,那么大文豪苏东坡说得就更明确:“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次读之。当如大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并收尽取,但得其所求者耳。”这里的“所欲求”就是指自己所确定的目标。当然,目标有大有小,有远有近,我们必须依据轻重缓急来确定所读的书类和书目,以求得相应的效果。比如,在 20 世纪 40 年代,叶圣陶先生就为在校学生列出一个读书范围,一是读各科的参考书。他说:“在学校里只读教科书;教科书是各科知识的大纲,详细的项目和精深的阐发,都没有包容进去。……如果选一些专讲某代的政治、文化、人情、风俗的参考书来读,由于已经知道了大纲,决不至于摸不着头脑,而阅读的结果就是明白得详细而且透彻。”二是关于当前种种问题的书。他说:“教科书中大多说些原理原则的话,对于随时遇到的具体问题,或者附带提到,或者简直不说。……必须注意当前的问题,青年才能够认识时代;认识了时代,自身才能够参加进去,担负推动时代的任务。”三是关于修养的书。四是关于文学的书。在这两方面叶老也都做了详细的解释。他认为:“所谓修养,其目的无非要明了自己与人群的关系,要应用合理的态度和行为来处理一切。”对此,还说到了修养的“知”与“行”问题。关于文学的书,他说:“文学的对象是人生……所以读文学可以认识人生,感知人生。善于读文学的人,他所见的人生一定比不读文学的人来得深广。……无论是谁,能够接触以人生为对



象的文学,是一种最为丰美最有价值的享受。”(《读些什么书》,《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

我们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举出叶老当年为在校青年开列的书目及其详解,是为了让大家能较详细地了解一下什么是选择书籍的目的性,什么是远目标和近目标的问题。当然,目标的大小远近是相对的,青年阶段对整个一生来说,是个阶段,是个近目标,所以这时所选读的书籍的面也是相对狭窄的。像叶老为青年选列的四类书,就是关于青年成长的必读书。这四类书中,除了有关教科书方面的专业书之外,还涉及了当前形势、个人修养以及了解人生等方面的内容,而这几方面又都是青年成长所必不可少的知识和素养,人过了这个时期,这四类书恐怕就不一定全是目的性很强的选择了。然而,对某一个专业、具有某种特殊爱好的青年来说,这四类书又是较大的目标了。不同专业的学生可以选择不同专业的教科参考书,不同爱好的青年又可以选择不同的修养和文学类的书籍。比如,不喜欢《论语》的可以读读《孟子》,不喜欢巴尔扎克的可以读读普希金……总之,这都是较切近的目标。可见,读书目标的确定是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每个读者只有定准目标、选准书籍,才有可能收取更多更好的读书效果。

3. 读自己感兴趣的书籍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有选择自己好读乐读的书,才能读出味道,读出好效果。许多人读书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这不能不说他手中的书是他最感兴趣的。有人也许会说,如果只依据兴趣读书,那么“刻苦读



书”又作何解。其实这并不矛盾。所谓“刻苦读书”中的“苦”一般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客观条件的苦，二是指别人眼中的苦，而在读书人的心里是没有“苦”的。历史上像“吃粥苦读”的范仲淹、“佛前夜读”的王冕、“借书连夜读”的富兰克林以及“宁肯饿着肚子也要买书读”的威廉·柯贝等等名家学者，他们的读书的确都堪称是“刻苦”的，同时又都被称为“书迷”，没有“入迷”就产生不了巨大的“刻苦”精神，而这种“迷”正意味着他们选到了自己喜欢的事业以及有助于这些事业的书籍，所以他们才会以苦为乐，乐此不疲。

有些书籍虽并不直接关联事业，但它能使选读者产生心灵的震撼、情感的交流，这也是兴趣的来源之一。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在《书与我》中说道：“凭感情去读自己喜欢的书是一种享受，所得到的是一种灵魂上的游泳与自由自在，和一种被了解、被同情的感受。”读书如果能产生这种感受，难道不也是我们渴求的吗？

那么，怎样选择自己喜爱的书籍呢？这一方面可从书题、书序中索寻或听人介绍，但更重要的要靠亲自去读。适合你的书应该是“一见钟情”的，当你读了第一段就放不下第二段的时候，就说明你已遇到了“知己”，这时候你尽可率性而读，不要顾及社会及他人对此书的意见与评价。是不是好书，有没有价值，要靠自己的体会而定，这也是读书自主性的一种体现。读书只有自主才能尝到真滋味。

当然，凭兴趣选读也需有个限制，因为，人的年龄、经历、知识素养不同，兴趣也有高低雅俗之别，一味凭个人兴趣读书，对有些人来说，不免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我们应该知道，一切品评鉴赏能力都是在读书的过程中产生、发展和提高



的,只要自己凭真情去读,随年龄、阅历以及知识素养的增长与提高,兴趣也会逐步高雅起来的;而没有真情、没有主见,只一味地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是永远培养不起来高雅的读书兴趣的。所以,有经验的人常常会告诉我们“凭自己的感觉读书”。

4. 选择经典的书去读

前人的读书经验告诉我们,在选择书籍时还需遵循一条原则,那就是宁精勿滥。英国作家拉斯金说:“人生短促,宁静的时间又极少,我们不该看无价值的书而浪费时光。”什么是有价值的书呢?这要尊重前人的选择。正像法国作家英洛亚说的那样:“名著之多,我们已经无暇一一问津。要相信前人的选择。一个人兴许看错,一代人也兴许看错,而整个人类不会看错。”(《生活的艺术》)所谓整个人类看不错的作品,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的确不是由哪一个人、哪一个时代鉴定的,而是经过许多人、许多时代,像大浪淘沙一样淘出的珍品,它的思想和艺术是经得起时代的推敲的,是耐得住各种读者的把玩的。这种书对我们来说,浅读有浅读的收获,深读有深读的价值,其思想的博大精深,其艺术的丰富多彩,是令人咀嚼不尽的。

且不说过去的书有很多都残留着那个时代的糟粕,就是今天的书也不乏粗制滥造的,甚至还存在黄毒书刊。我们如果不分好坏,拿起来就读,那么轻则无益,重则受害,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很多名家都给过我们忠告。英国小说家菲尔丁说:“不好的书也像不好的朋友一样,可能会把你戕



害。”别林斯基也说：“不好的书告诉你错误的概念，使无知变得更无知。”有些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正是中了坏书的毒，由无知变得更无知，以至走上邪路，最终被戕害了。

有些书虽不至于使人走向邪路，受到戕害，但读罢无多大益处，空耗本来短促的宝贵时光，也实在是得不偿失的。法国大教育学家卢梭在他的重要的教育学著作《爱弥儿》中有过这样一段论述：“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一个人不仅不能知道所有一切的事物，甚至连已知的那一点点事物他也不可能完全都知道。既然每一个错误的命题的反面都是一个真理，所以真理的数目也同谬误的数目一样，是没有穷尽的。在我们所能获得的知识中，有些是假的，有些是没用的，有些则助长拥有知识的人的骄傲。真正有益于我们幸福的知识，为数是很少的……在这为数很少的知识中，凡是那些必须要具有十分成熟的理解才能懂得的，凡是那些牵涉到一个孩子不可能理解的人的关系的，以及那些尽管本身是真实的，但将促使一个没有经验的人对其他的问题产生错误想法的，都要通通抛开，不能拿来教育孩子。”这里谈的虽然是整体教育问题，但对我们读书也不无启发。在我们有限的精力和智慧面前，不仅要抛开那些对我们有害而无益的东西，就是对经典名著也要有选择地读，要根据自己的知识底数、年龄特点以及接受能力来选读，这样才有望取得好的读书效果。

总之，有选择地读书，选择适合自己的书读，才是真正明智的读书。这也是读书要遵循的首要原则之一。



5. 读书要循序渐进

俄国教育家巴甫洛夫曾谆谆告诫青年说：“循序渐进，循序渐进，再循序渐进。你们从一开始工作起，就要在积累知识方面养成严格循序渐进的习惯。”巴甫洛夫为什么这样重视“循序渐进”呢？原来任何事物的成长或发展都有一个过程，一个属于自己的、具有一定规律性的独特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所说的“序”。严格地按照这个过程一步步地把事情做起来，深入下去或有所提高，就是循序渐进。读书，作为积累知识的一种重要活动，是一种高级的、极为复杂的精神活动，它的过程自然更少不了一种规律性，因此，要学会阅读，提高阅读效果，也必须严格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那么，阅读中的“序”又是怎样的呢？怎样做才算不违背这个规律呢？

读书是由“双面”构成的，一面是书，一面是人，所以，读书活动的“序”也主要应由这两方面构成。

首先谈谈书籍方面的“序”。

书，作为知识的载体，是有深浅、博约之分的。初学者应该遵循先浅易、后深难，先简约、后繁博的原则，选读适当的文章或作品，打好基础，逐步提高。

比如，就时代和地域而言，初学者应先现代后古代，先中国后外国；就文体而言，应先记叙后议论，先一般文章，后文学作品。我们生活在现代中国，我们熟悉这样的生活和社会，所以读这样的文章或作品势必要容易得多，这样的书读好了，再去读古代的、外国的书肯定也会觉得容易一些了。记叙类的



文章往往以反映生活、再现生活为主,语言也接近生活,不比议论性的文章要以分析事实、阐述道理为主,所以先读一些记叙类的文章或作品,再去读议论性较强的文章,是符合人的认识规律的,因而也必然会产生好的效果。

另外,从书籍所记述的内容或知识间的联系上看,也应有先后之分。比如专攻人文科学的,一般应先读史学,再读其他门类,这是古今许多学者治学的经验之谈。就拿清初许多学者来说,他们虽然也治经学,但是首先是攻史学。黄梨洲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学者最紧要者乃通知史事。”此外,像顾亭林、王船山等也都是史学专家,他们“纵论唐宋,搜讨前明遗闻”,其学术成就都远在单纯穷经的儒者之上。近代如鲁迅先生,也是这个观点的倡导者。他曾反复强调:读史可以知今,治史有助于研究现状。

他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所以治学要先治史。这是读书的途径,也是治学的方法,“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看来,具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历史观念,是求取其他学问的基础。那么,读书时,先读史书,再读其他的书,也就是构成了一个“序”了。

可见,书籍本身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内在的联系,所以在读书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将它们按照一定的联系排出序列,然后才可依序读之。这是一种规律,我们切不可忽视。

其次,是“人”这一方面的因素,亦即读者的因素。

我们知道,读书是一种吸收,吸收者是主体,吸收的多少深浅虽与书本身的质量不无关系,但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在吸收者本人能力的大小和水平的高低。而这种能力和水平又常



常取决于读者的年龄、阅历以及知识素养等因素,所以读书的“序”在读者这一方又常常体现在时间的意义或内涵上。

其一,就读书范围而言,一般人在少年时代喜读趣味性较强的书,青壮年以后就常爱读知识性较强的书。少年时代读书,多为盲目的“不选择”,而青壮年以后又常是下意识地“挑选”。而正是这种由“趣味”到“知识”,由“不选择”到“挑选”,才构成了读书的一个“序”,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和左右着人的读书活动。

其二,是在读书程度上的体现。林语堂在介绍张潮的“论书与读书”时有过这样的描述:“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深浅,为所得之深浅耳。”这话说得既生动又深刻,的确是经验之谈。凡是真正读过书的人恐怕都体会过:同样一本书,一段文字,今天读不懂,明天也许就懂了,此时读出一两个问题,彼时也许就读出三五个乃至更多的问题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阅历的增长,这种变化就更加明显了。

费孝通老先生曾写过一篇短文叫《〈史记〉的书生私见》,谈的是中学时代他对《史记》的阅读和理解,其中蕴含的道理对我们理解上面的问题很有帮助。他说自己曾作为一个中学生随父亲拜师读过《史记》,但当中的感受只有两句:“我很喜欢读。”“太史公文中有我,把古人写活了。”面对这两句话,老师所作的评语是“既然喜欢读,还不妨多读读”。他也并未有深刻的体会。

30年后,由于“文革”中他被“列名老九,置身册外”的遭遇,再读《史记》却有了极为亲切的感受。作者说:“当其时,亲友侧目,门庭罗雀,才想起这部‘不妨多读读’的书来。读到司



马迁《报任安书》中的‘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我惘然如跌入了时间的空洞。历史应当是个逝者不能复往的过程，怎会在两千年前他已写出了我连言语都无法表达的自己当时的活生生的心态？”这里作者产生如此亲切的共鸣，显然是他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所起的作用。仅《报任安书》中的一句话，就隔了30年、付出了如许的代价才得以真正的理解和领会，不能不发人深思。

当然，不仅如此，由于时间的积淀，就是对当年自己对《史记》的两句评价，以及老师那简短的一句评语，也都有了新的理解和感悟。作者说：“我记得曾说过‘文中有我’，但当时指的‘我’只是作者自己。读时无时不感到作者司马迁在写他自己的感受，把自己化入了多种多样的历史人物，把他们写活了。过了半个花甲再读《史记》，眼前不能不浮起那位老师不像是满意的微笑，似乎明白了他‘不妨多读读’的意思，好像是说：‘年轻人，慢慢体会吧。’这么多年的世道，把我的思路导入了对《史记》新的反映，‘文中有我’的‘我’字能不能作读者来体会呢？”“这种体会却又引出了一个难解的困惑。两千年的时间丢到哪里去了呢？我当时说太史公‘把古人写活了’，那只是说‘写’出了神，死了的古人，在读者眼前栩栩如生而已。这里还不能缺个‘如’字。但是如果文中有了读者，这就不是‘如’了，而是‘真’的活了。如真成了真如。……”这里作者不仅感悟了当年老师那“不像是满意的微笑”和“不妨多读读”的评语，而且也加深理解了当年自己对《史记》的感受。“文中有我”的“我”由作者司马迁又到了读者“我”，这一跨越，又不能不归功于“阅历”。

阅历的确能改变人，知识素养的确是读书领悟的基础。